

潮起珠

胡新來做了一個夢，他夢見海浪從他面前升起巨大的波瀾，在浪潮間，浮起一名年輕男子的臉，哀傷的眼神遠遠望著他。

海浪逐漸退去，顯現出年輕男子的身軀，男子落下眼淚，那些眼淚迅即凝固成珍珠，纏繞著他的臉。在夢中，胡新來想走進海去蒐集那些珍珠，但他隱隱聽見鬧鐘的呼喊，睜開眼睛，男子消失無蹤。

胡新來認得那名男子。他在花蓮的一所大學教〈人生哲學〉，從三年前開始，每到學期末，胡新來就會給學生出一道題目：「如果你可以救一個人，你會不顧一切的，甚至犧牲你自己的性命去救他嗎？」

學生都以為，胡老師的題目出自那學期他們讀過的，那個由心理學家柯柏所出的道德難題，在研究中，柯柏要受試者回答：「如果你必須犯下強盜罪去搶一種新藥，來拯救你最愛的人，你會做何選擇？」

於是，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做了肯定的答覆，他們相信，這就是標準答案，是得高分的保證。但胡老師從不講出他的答案，他默默地收好學生交來的學期報告，放進書包，默默的走進校園的冷風中。

如果天氣許可，夏季花蓮的晴朗天空，胡新來獨自開著車來到花蓮海岸，獨自眺望，最遠的海平線跳躍著點點的白光，天空有鷗鳥飛翔，偶而低飛突襲遊客手上的餅乾。胡新來固定回來海邊等待著，那個夢始終糾纏著他。

胡新來記得，同樣的日子，三年前他帶著一班大一的學生來到海岸邊，天色轉陰，近海的浪一節一節升高，胡新來隱隱覺得不對勁，放聲高喊：「同學，不要太靠近海浪，今天很危險。」但來不及了，一個猛浪突然劇烈的捲過來，前頭幾個男學生的身體都已覆蓋在浪潮間，胡新來趕緊衝過去，拉住一名男學生的手，他心急地向海浪怒吼：「回去。」

海浪似乎聽懂胡老師的怒氣，沒過多久就向後撤退，學生驚魂未定，但清點人數，卻少了一名男學生。滿頭都已淋濕的女學生說：「是劉一雄啦，他剛剛還在那邊的海邊撿鵝卵石。」

隨後三天，海岸搜救隊出動上百個人力，在花蓮外海尋找劉一雄的蹤跡，胡老師都留在岸邊等候消息，橡皮艇在他面前來回穿梭，舉起象徵著希望的紅旗。然後，劉一雄的家屬也來岸邊舉行招魂了，母親呼天喊地的哭，但胡新來從沒有真正的放棄希望，他相信只要等下去，劉一雄終有一天會回來。

胡新來心中藏著隱痛：「如果你可以救一個人，如果你可以多救一個人，你願意犧牲到多少呢？」他不再帶學生來到海岸，時日一到，他獨自撿拾著鵝卵石，撿起又放回海岸，似乎像要完成那個學生沒有做完的事。

那天，在安靜的海岸邊，胡新來覺得累了，想走回馬路邊的小吃店休息，有個年輕的身影靠近他，喊了一聲：「老師，你也來撿石頭啊。」

胡新來回頭看個究竟，一個面孔黝黑，個頭不高的年輕男子對著他笑，胡新來說：「啊，你是…」年輕男子的名字就快躍上他的記憶，男子說：「老師，我是吳祖杰，我上過許多堂你的課。」

胡新來想起他了，在夏天的悶熱，還是秋天稍有些涼意的教室，吳祖杰總是靜靜地坐在最後一排的角落，他並不覺得這個學生特別的認真，卻有著一雙熱誠的眼眸。

胡新來說：「我記得在課堂上，自我介紹你是太魯閣族的後代，還說…」翻尋著記憶櫃：「你將來有一天要回到族裡去，接下你爸爸傳下來的頭目。」

年輕男子說：「老師，我現在不叫吳祖杰這個漢名了，我的族名是亞靠·依索，依索是我爸爸的名字。」

胡新來問道：「記得你好像畢業四、五年了吧，你現在是頭目了吧。」

亞靠·依索連忙揮手，好像胡老師無意間觸犯了他們族人的禁忌：「老師，您別開這種玩笑，我還沒有這個資格，我最近還在煩惱，我真的要放棄這二十多年來在平地的學業和工作，回到山上嗎？」

胡新來應了一聲，亞靠·依索繼續說道：「在都市裡，我叫做吳祖杰，回到山上，我是亞靠·依索，這兩種身分都很吸引我。」胡新來注視著年輕男子的眼睛，他很了解這個感覺，亞靠·依索避開老師的注視說：「老師，你來撿石頭嗎？」

胡新來也不知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，只說：「現在海岸邊的石頭照規定已經不能撿回家了。」他選擇隱藏自己真正的心事，卻聽亞靠說道：「以前讀書的時候，你曾經帶我們來這裡做校外教學，我還記得老師說的，一顆石頭都代表著一個人曾經有過的想念和希望，那些希望經年累月的就形成了這片海灘。」

胡新來說：「我真的這樣講過嗎？」亞靠·依索點點頭。

他們就在海岸邊告別，胡新來要亞靠如果遇到什麼問題，歡迎到學校來找他聊聊。午後的陽光仍然旺盛，伴隨著陣陣徐徐的海風，亞靠·依索決定沿著海岸一直找過去，小時候族裡的巫師告訴他，海邊最圓的石頭裡，藏著海的聲音。但是，亞靠·依索早就發現，他永遠找不到巫師說的，那顆最圓的石頭。亞靠·依索停下腳步，眺望最遠的海平線，海，到底要跟他說些什麼呢？

巫師跟他們講過許多故事，有些是真實的，有些，亞靠·依索一輩子也不知道答案。巫師住在離部落有些距離的小石屋裡，屋內充滿著奇異藥草的味道，小時候族裡的孩子都有點懼怕這滿臉都是皺紋的老人，卻又喜歡聽巫師講故事，好像那是一個非常遙遠的，不可思議的世界。

巫師有一次叫住亞靠，那年他才七歲，隔年就要到花蓮讀小學，巫師說：「亞靠啊，因為你是頭目的孫子，所以，有一天，你也要走上那條眼淚的小徑啊，這樣，你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頭目。」

小小的亞靠說：「不要，我才不要當頭目，才不要走什麼眼淚的小徑，我要搬到台北去，娶張惠妹當老婆。」那年在電視上唱歌的阿妹，是所有七歲小男孩的偶像。」

巫師帶著笑意看著亞靠，整棟小屋突然升起一陣藍色的煙霧，那卻是亞靠對這件事僅存的記憶。

直到十七歲，亞靠念花蓮高中一年級的暑假，他跟著七十多歲的祖父走進古自楊社的狩獵場，那是太魯閣族人傳統的獵場，才又看見那陣藍色的煙霧，在林間幽幽地茂生著，山間非常安靜，亞靠跟著祖父，只聽得見祖父喘氣聲，他覺得在山林間，其實他們才是被狩獵的對象，四周都埋伏著窺探他們動靜的眼神。

祖父放下獵槍，放低聲量說：「亞靠，你看見那些藍色的煙嗎？」

亞靠點點頭。

祖父說：「以後你要對它們有敬意一點，那煙是我們死於戰爭中的祖先，化成了怨念的煙靈。」

他們繞過樹林，遠處的矮叢邊出現了兩頭鹿，正在低頭吸吮著水源地。母鹿似乎嗅到了風中的味道，抬頭往他們的方向張望著，「噓。」祖父做了個手勢，「我們移到上風的地方，這樣鹿就不會嗅到我們。」他們放低姿勢，靜靜移動，趴在矮叢後面，把自己當成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果然，母鹿真的又低頭喝起水來，小鹿跟在母鹿旁邊，眼神純真。

亞靠·依索就趴在祖父的身旁，陽光透過森林到達他身上時，變成光點的精靈。日後亞靠·依索經常回想這個情景，他才覺得這是他和祖父最親密的時候，溪水潺潺，他身旁的石頭長滿萬古的苔蘚，一剎那間，亞靠·依索覺得這片山林已有一萬年沒有人來過了，然而，卻有是最接近殺戮的時刻。

再幾年前，祖父和父親曾經教他瞄準、射槍，就在部落後曬肉的空地，那天祖父的表情異常嚴肅，「亞靠，槍是很神聖的，」祖父說，「動物犧牲生命，用它們的肉來餵飽我們，你就算要取它們的生命，也要瞄準心臟，不要帶來痛苦。」

亞靠從沒有真的瞄準過動物的心臟，當祖父示意他端起步槍，他的心臟狂亂跳動，像是豐年祭時的戰鼓，透過準星看向那隻母鹿，母鹿渾然不覺的喝著水，小鹿依偎著母親，天地一片安靜祥和。

亞靠的眼角瞄向那隻小鹿，小鹿的身上長出褐色的斑點，「一個好年輕的生命啊，它就要失去媽媽了。」亞靠心裡想著，他放下步槍，跟祖父說：「祖父，

我們不要殺這隻鹿，好嗎？」

祖父望著亞靠，點點頭，突然站起來喊了一聲，那兩隻鹿受到驚嚇，連忙逃竄，轉眼就不見蹤影。從此，亞靠就再也沒有走進這片古獵場。

亞靠在東華大學念大三時，修了胡新來老師的〈族群和文化〉的課程。上這堂課的學生，清一色都是原住民，胡老師要每個人輪流上台，講一個自己的部落裡他最想跟別人講的故事。

胡新來說：「每個人心裡都有秘密，當然，我相信每個部落也都有，你聽到的，你知道的，就請你來課堂上和其他同學分享。」

那時，亞靠住在學校宿舍，為了這堂報告，他特意回到山上，問祖父：「我記得巫師跟我說過，有條眼淚的小徑。」

祖父吸著菸斗，喝著小米酒，有些微醺了：「你想知道這條眼淚的小徑？」

「嗯。」亞靠應道，他還沒有想到就將把自己投進到那個太魯閣族人悲痛的秘密。

藍色的煙霧在屋外升起，在祖父講述的故事間瀰漫著，祖靈的眼神一直沒有離開過。那年，日本進到台灣，是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總督的時候，日本人一直想要拿下太魯閣族人的部落，他們沿著大濁水溪和木瓜溪包圍，從海洋來的艦隊運送軍隊和物資來到花蓮，建造軌道和警舍，太魯閣族人眺望山下日本人的動靜，房舍一間間的建起來，「日本人就要上來了。」恐慌在族人間蔓延著，但他們的武器只有簡單的弓箭、刀和幾隻獵槍。

祖父說，有一天，部落裡的巫師帶著潮起珠，在幾名勇士的保護下趁夜進到戒備森嚴的花蓮港，他們聽說，攻打族人的船艦就要進港來了。

「潮起珠？」亞靠好奇的問道。

祖父說：「那是我們族人從很早很早前就傳下的寶物，聽說就是太陽神的眼淚，潮起珠能夠呼風喚雨，也能夠實現族人的願望。那夜，巫師拿起潮起珠對著海面作法，平靜的海洋突然像攪拌一樣的颳起風浪，日本的船艦無法靠岸，聽說，日本的指揮官氣到生病。」

但是，日本的船艦終究還是上岸了，會同地面部隊，向族人發動戰爭，揮舞著太陽旗的軍隊帶著毛瑟槍和林田槍，推著兩門大砲沿著山谷，向部落挺進。守在三棧溪和木瓜溪的防線一一潰敗，勇士的鮮血遍撒著山徑。祖父說：「巫師就站在溪旁的最前線，日本軍隊攻進來時，他舉起潮起珠，呼喚祖靈的協助，但一陣槍聲後他應聲倒地，鮮血變成了藍色的煙霧，繼續對抗敵人。當時的大頭目拾起潮起珠，帶著勇士繼續作戰，但部落守不住了，他們帶著剩餘的族人，離開了山上，往平地撤退。」

沉默著，亞靠感覺到他們的四周已經瀰漫藍色的煙霧，他甚至還聽見了霧中的哭聲。祖父說：「是 1914 年五月天的事，族人在那條撤退的路上落盡了眼淚，後來的大頭目回到山上，發誓說，我們太魯閣族人以後不會再流眼淚了。」

亞靠也沉默著，不知道面臨這麼巨大的部落創傷，他要說些什麼。「後來日本人就放過族人了嗎？」

祖父正視著亞靠，「我要跟你講一個秘密，不過已經快要一百年了，現在也不是什麼秘密了。那年，大頭目帶著族人退到花蓮，是阿美族人解救了他們，日軍來時，阿美族人正在舉行豐年祭，族人混在豐年祭的行列間，日軍在山路和各地設立崗哨，阿美族人就把我們的族人藏在家裡面。」

那個學期，亞靠就做了「潮起珠」的報告，同學沉默無語，胡新來說：「如果真有潮起珠，它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發生的事嗎，能解救我們嗎？」

亞靠·依索苦笑搖頭，他其實也沒見過潮起珠，太陽神的眼淚，但亞靠說：「老師，將來時候到了，我們才會知道吧。」

未來等著為這對師生揭曉未來，亞靠·依索決定到台北找工作，憑著學長介紹，進入內湖一家電視台擔任攝影助理，這個工作非常機動，常常接到電話，無論清晨夜晚都扛著攝影機出動，等到拍攝工作結束，他還要收拾機具，進棚協助剪輯。

有一次，攝影記者跟他說：「你要試試來拍這段新聞嗎？」

亞靠說：「好啊。」把攝影機扛在肩膀上，透過視窗觀看一樁事件的進行，亞靠覺得那種感覺非常奇特，好像置身在萬花筒當中，整個人漂浮在色彩中。

亞靠跟一名女記者感情逐漸好起來，女記者知道亞靠的身分，「太魯閣族人，很少吧。」「不會啊，我家裡全部都是太魯閣族人，我的祖父還是頭目。」

某個深夜下工吃消夜，女記者問道：「亞靠，將來你會回族裡去接頭目嗎？」

亞靠看著女孩的馬尾，有股衝動想說：「如果我回去，妳願意跟我上山嗎？」他回頭看看深夜餐廳的百態，台北生活是山上所無法想像的，亞靠緩緩搖頭。

但是，在某些時刻，亞靠的原住民的熱血留在他的體內，新店河畔的原住民棲地被市政府勒令拆除那天，他扛著攝影機到達現場，只見兩部怪手張牙舞爪對著木造的房舍，警察拉起封鎖線，隔開舉牌抗議的群眾。亞靠看見好像他部落裡的老人家和小孩蹲在泥濘地哭泣，一陣無名火起，他扛著攝影機衝進人群，高聲抗議：「警察在幹什麼，他們是老人耶。」

女記者連忙從後頭拉住他，「亞靠，別鬧事，我們是來採訪的。」

鬧事？河風吹亂亞靠的頭髮，他清醒些了，但在那一刻，亞靠清楚的知道，他的基因，他的血液，是屬於山上的。

那則新聞終於和平收場，電視新聞播出後，引起各界的關切，立委提出緊急質詢，原委會也出面關切。最後市政府決議暫緩拆屋，給當地的原住民一個緩衝期，另行換地建屋。亞靠把照片貼上臉書，寫下心情：「官員眼中的違建，是我們的家園。」

亞靠喜歡在假日時，一個人騎著摩托車走北海岸，一樣的海洋的韻律，記憶中的湛藍鏡面，他突然想念起在花蓮讀書撿石頭的往事。

那段時日，胡新來仍會定時來到花蓮海岸，雖然往事走遠了，但傷痕仍舊存在，仍在他的夢裡瞪著他喊痛。

東北季風增強的海面，海水像是一條翻騰的濁色的布，很久以前，胡新來的老師曾經跟他說：「海是會騙人的，你不要看他靜悄悄的，很溫和的樣子，說不定下一秒就將你吃掉。」

遠遠的，還有一段距離，胡新來瞧見海邊一個小孩的身影，海水像一隻野獸正要靠近小孩。「危險啊，」胡新來向小孩的身影狂奔過去，他心中迅速掠過劉一雄的臉，如果我能多救一個人，如果我能多救一個人，胡新來覺得，如果他來得及救這個小孩，劉一雄就會原諒他，得到真正的安息。

海水在怒吼，胡新來的心在狂跳，人的力量如何抵抗大自然啊，遠處的小孩低下去了，胡新來跑到他身邊時，他轉過身驚訝地看著胡新來，「叔叔，我要撿鞋子。」

胡新來按捺住心跳，狂熱後掩不住的失落語氣：「要小心點啊。」他悄聲說：「海這麼的無情。」

三個月後的二月天，原本喜慶的春節，亞靠突然被一陣天搖地動搖醒，緊接著就收到訊息，花蓮發生大地震，他內心一陣恐慌，趕緊打電話回家，來接電話是他姊姊，亞靠問：「家裡很好吧？」

猶豫的聲音：「部落後面的牆垮了，還有…」亞靠心裡一陣涼意：「還有怎麼了？」

姊姊在電話說道：「是祖父，總之，你先回來一趟吧。」

天亮後，亞靠趕著去買火車票，一路站回花蓮，他在火車站叫了認識的計程車，回部落的路上，他看見幾棟倒塌的樓房，心裡更顯得著急。進到部落，趕緊衝回家，祖父就坐在客廳，抽著菸斗，「亞靠，你回來了。」

亞靠說：「baki，您怎樣了？」

祖父放下菸斗，說道：「這陣地震嚇到我了，亞靠，我也老了，所以叫你姊姊找你回來商量，我的意思是，讓你回部落來接頭目。」

亞靠吟哦不語，事情來得過於突然，他也不知如何回答。

祖父說：「亞靠，你心腸慈悲，不願傷害母鹿，讓小鹿失去媽媽，從我們打獵回來，我就認定你是我的傳人。」

亞靠說：「baki，我從小就離開部落了，我有這個資格嗎？我在台北的工作也做得不錯啊。」

祖父嚴肅的正視著亞靠的眼睛，好像想看出亞靠真正的心意，「這樣吧，我這個頭目兼 baki 的，請你帶著潮起珠，走一趟眼淚的小徑，然後你再做決定，我不會勉強你。」

聽到潮起珠，亞靠的眼睛都亮了，傳說中太陽神的眼淚落到地面，可以興起風浪，也可以實現人的願望。

「來吧。」祖父領著亞靠，走到巫師的小屋，當時的巫師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家，平常時總是穿著傳統服飾，整天待在小屋裡。亞靠記得，他小時候肚子疼，祖父就帶他來到小屋，巫師拿著一串貝殼和琉璃珠為他做法，那時亞靠整輕飄飄的好像浮在雲端，奇怪的是，第二天他的肚子就不痛了。

祖父跟滿臉堆滿皺紋，眼睛眯成一條線的巫師說了幾句母語，回頭招亞靠進小屋。屋裡只有透過木頭縫隙射來的陽光，瀰漫著不知名的藥草味，巫師捧著一個打開的木盒子，然後亞靠就看見了，一顆拳頭大小的藍色琉璃珠，好像藏著一顆晶瑩透明的眼淚。那是亞靠所見過最圓最圓的石頭，比起遍布在花蓮海岸所有能實現願望的鵝卵石都圓，亞靠禁不住傾耳聆聽，在離海岸如此遙遠的山上，亞靠聽見了海的聲音。

祖父說：「那年我們部落的大頭目被阿美族人解救了，也有族人後來就留在阿美族定居，跟阿美族的女孩結婚，你要走這條眼淚小徑回到阿美族，讓留在那裡的族人看見潮起珠，這就是我們部落的象徵。」祖父說：「亞靠，祖靈一定會庇佑你的，就像在一百年前的那場戰爭，我們的祖先也得到了庇佑。」這句話，讓亞靠流下眼淚，他誠心的點著頭。

巫師默默的排列貝殼和骨頭，口中念著咒，在一陣紅色的煙霧過後，巫師睜開眼睛說：「亞靠，祖靈說，這顆潮起珠可以化解一個在花蓮海岸邊等待的人的痛苦，要你去找這個人，你認識這樣的人嗎？」

亞靠心中浮起一個人日漸孤獨的背影，他說：「我應該認識。」

第三天清晨，是巫師選定的日子，亞靠的行囊中放著潮起珠，準備沿著太魯閣的山路走下山，祖父告訴說，當年日本軍隊怎樣攻上山，他就沿著那條路走下山。

所有的族人都來歡送他，他的父親、母親和姊姊，太魯閣族人都是親戚，女孩給亞靠獻上花環，象徵著當年的眼淚現在已化為鮮花，男子唱起戰歌，整個部

落佈滿著粉紅色的煙霧，連太陽也參與了出發的儀式。

亞靠一個人走上這條小徑，走過長春祠和九曲橋，太魯閣的地形以高聳的山脈和不變的姿態歡迎亞靠，好像在默默間告訴亞靠，會變的是人的歷史，但山是不會變的。

他走出山，沿著道路走向新城。當年，他的祖先在這裡和日軍激戰，放火燒毀日本人的崗哨，海平面翻騰沸滾，應和著人間最慘烈的戰火。亞靠覺得行囊中的潮起珠突然變得沉重，海就在他的前方，他一步一步的走著，不再流眼淚，要在黃昏前走進阿美族的部落。

黃昏漸進逼近南勢阿美部落，在廣場搭起的營火燃燒著，亞靠走進部落時，十幾名阿美族人等待著他，他們靜靜等待夕陽的沒落，用純粹的冥思紀念這個神聖的時刻。亞靠謝謝他們，如同一百年前阿美族人接納他的祖先一樣的寬大，有人拿出吉他彈奏古調。

亞靠站起身，迎向一個走進部落的身影，「胡老師，你來了。」

胡新來說：「是啊，我收到你的訊息了。」

亞靠說：「老師，你還記得我在課堂上報告過的潮起珠嗎？」

胡新來說：「所以，我們現在可以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亞靠笑著說：「我還是不知道。」但是，這幾天有一個思緒在亞靠體內隱隱流動著，是他從沒有過的感覺，像是潮起珠所招喚起來的大風大浪，這幾天亞靠看著山看著海，內心從沒有這麼平靜過。亞靠說：「老師，我要邀請你走這段旅途的終點。」

這段旅途的盡頭，就在海岸邊，隔日清晨，太陽神的金光剛剛灑遍整個村落，亞靠和胡新來就上路了，阿美族人照常歡送他們，幾個孩子為他們獻上鮮花，象徵一百年後的和平撫慰。

最後，就只剩下亞靠、胡新來和潮起珠了，亞靠面向著日頭普照的海面，舉起潮起珠，太陽神的眼淚，人間最圓滿的願望。海面毫無動靜，他們只聽到潮汐的節奏，遠處燦爛的小精靈。

亞靠說：「老師，我們部落的巫師說，你可以對著潮起珠許下一個你最想實現的願望。」

胡新來問道：「那你呢？你還要回台北過日子嗎？」

在潮起珠的照耀下，亞靠似乎看見一百年前那場戰爭的影像，巫師一個人對著日本軍隊，族人臥倒在血花間，小鹿純真的眼神，新店溪旁高聳的怪手，一百年的身世。亞靠搖搖頭說：「潮起珠已經告訴我答案了。」

他們在海岸邊告別，彼此祝福，亞靠帶著潮起珠，走上人生另一段旅途。

那個晚上，胡新來做了一個夢，夢裡的海發著光亮，海浪平息後，浮起劉一雄的臉，但臉上已無哀傷的模樣。

「老師，你不用再來等我了。」夢中的男子並沒有開口說話，胡新來卻清楚這樣的意思。「我已經得到安息了。」

夢裡，胡新來伸出手，伸向光亮的海洋，想抓住劉一雄的手。劉一雄露出了微笑，向胡新來敬禮，緩緩地，回到母親一般的海洋。